

傳法正宗記卷第四

百四

宋藤州東山沙門釋契高編修

天竺第二十一祖婆修盤頭大士傳

天竺第二十二祖摩拏羅大士傳

天竺第二十三祖鶴勒那大士傳

天竺第二十四祖師子尊者傳

天竺第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尊者傳

天竺第二十一祖婆修盤頭大士傳

婆修盤頭者羅閱國人也姓毗舍佉氏父曰

光蓋母曰嚴一大士與其弟偕生俱有瑞事

而大士尤勝初光蓋以家巨富而未始有嗣

與妻嚴一謀偕往求子於城北佛塔既禱之

其夕嚴一果夢二珠一長明一或明或晦皆

得吞之即覺有娠後七日會有羅漢比丘賢

衆者至其家曰我自他國尋異氣至此汝家

謂誰光蓋即延之與其妻俱拜賢衆獨避嚴一而不當其禮夫竊恠曰鄙哉比丘禮不讓丈夫而恭女子伴施寶珠欲驗其識量賢衆皆受之亦不辭讓光蓋見其不動如初遂以實問之曰尊者不讓我丈夫之禮而避婦人何耶賢衆曰我以汝凡夫當汝之禮受其所施欲資汝福耳汝妻方孕菩薩乃上乘法器其將出世號婆修盤頭者其所度之人如我輩無量我故避之非重女人也光蓋即謝之曰尊者聖人也能知未然賢衆復曰復有一子與其同孕者夙曰芻尼嘗爲野鵲往於雪山巢如來頂尋以遇佛之緣生爲那提國王及如來至其國爲說夙因復記曰吾滅之後後五百年外汝却生羅閱城毗舍佉家與聖者婆修盤頭同胎彼聖者乃賢劫二十一世

之祖師也其人復出聖弟子號大力尊者那提王稱幸遂以寶蓋獻之佛復記曰汝後以會此菩薩得生忉利天也王乃說偈讚歎其後嚴一果誕二子而大士先之在襁褓令淑易育不類凡孺稍長其志超然高勝年十五求從光度羅漢出家毗婆訶菩薩爲之受戒乃慕飲光專以杜多行自修故時人高之號爲徧行頭陀尋會闍夜多大士激發大慧乃得付法因歷化諸方至那提國初其國素多惡象爲害而物不聊生及其王號常自在生二子長曰摩訶羅其年四十次曰摩拏羅其年三十當拏羅三十載而象害遂弭國人安之然皆不知其所賴至大士入其國王請供於宮中因問曰敝國風俗曷若羅閱城之淳美耶大士曰羅閱昔有三佛德在而此國適

百四

二

有二賢福之王曰二賢誰耶曰昔佛記云吾滅後又後五百歲後那提國王姓刹帝利號多滿有子曰摩拏羅得大神力勝十那羅延此其一也其二則吾亦與焉未幾俄有使入奏曰有象巨萬將逼國城王憂之以問盤頭曰此何以禦之大士曰不須用兵但命王子拏羅當之其難自解王曰可乎曰此子非直威巨萬之象益多益可遂命拏羅出其城之南拏羅乃嚮象撫其腹發聲大喝雖城廬爲之動群象即仆地不能興少時皆馳去至是而國人方知三十年所安乃其庇也王以子道勝遂大奇之謂大士曰此子佛昔所記亦其神通之力非俗可留願尊者受之出家大士亦謂此非我爲師後莫能度者即命聖衆於王宮與摩拏羅落髮受戒拏羅得度忻然

百四

三

乃以偈讚曰

爲摧百萬象 鼓腹作神通 一切諸宮殿

無不震動者 遇師方便力 而得度脫我

稽首辭父母 而出於愛火

大士將之他國乃告王曰我來所求法器耳

今已度至人吾即往矣王不須留遂與摩拏

羅去之後乃命摩拏羅曰如來大法眼今悉

付汝汝其傳持聽吾偈曰

泡幻同無礙 云何不悟了 達法在其中

非今亦非古

大士付法已即座起身高半由旬凝然而居

四衆遽告曰我輩欲奉舍利願尊者無爲神

化乃頽然復其座而滅焚已衆斂舍利建寶

塔而供養之其時當後漢孝安帝之世也

天竺第二十二祖摩拏羅大士傳

摩拏羅尊者那提國人也姓刹帝利父曰常

自在其國之王也拏羅即其次子生有異迹

父不敢以俗拘之遂命師盤頭出家戒已尋

得付法遊化初至西天竺國其王曰瞿曇得

度崇佛常自持金蓮花供養願遇聖人以知

其前後世事七年行道於官中一日俄有佛

塔高一尺四寸出其行道之地其色青玄四

面皆有像似前示尸毗王割股救鴿後示慈

力王刺身然燈左示薩埵太子投崖飼虎右

示月光王捐捨寶首得度異之即舉不動左

右助之至命衆力士皆不能舉尋集其國之

智者共辨欲圖遷之是時大士與會議其國

善咒者先之咒者作法即能起王鎮殿銀山

次以法欲振其塔方三喝塔未稍搖而其體

已損遽狂走雖力士不能駐大士出衆謂王

曰此不足驚徐臨其殿軒呼狂者曰汝住其人即趨大士自悔其過王見大士即止其狂遂問曰尊者何法乃能致然大士曰佛法也王曰願聞佛法其可學乎曰佛法者能具七事去三物乃可學之王曰事物何者耶曰一去貪二去愛三去癡一具大慈二具歡喜三具無我四具勇猛五具饒益六具降魔七具無證人所以得其明了不明了皆由有無此三七者也王今苟能去三具七於前後際如視諸掌成菩提登佛地豈遠乎哉王稱善必求聞佛塔之所以大士復讓大衆衆皆曰唯尊者言之不必遜也大士乃曰是塔蓋昔者阿育王所作八萬四千七寶之塔以祕我釋迦如來之舍利此其一也引阿育爲塔之故事云云備如諸經復謂王曰初每置一塔其

百四

五

地必賢聖成道入滅之所也今之宮苑蓋昔有比丘波羅迦者嘗此證果故塔出之亦王修德之所致也王聞其事遂大感悟慨聞道之晚即命太子傳國乃求師大士出家大士以其勢不可沮即度之炷香祝曰今西印土天子從佛出家願衆聖幽贊使其速至聖道空中尋有報曰汝度是王不必慮也更後七日當得第四果如期初有風雨暴至宮殿肅然人皆恐引去王端坐至日停午恍然若夢俄見有人引手極長持異果與之噉及醒其心大明已成阿羅漢道即以三昧將去其宮乃謂大士曰我未證時自大此國豈信有佛土之廣今得大觀却視舊地曷異蟻垤之微然此閻浮提亦如一食器間耳雖有三千餘國而其品不等上國者若干中國者若干下

國者若干然其上之國復有三品而中下者亦如之若真修行盡能隨心生之於是大士告別得度曰我將他適訪大法器得度曰尊者神通不測於此自可接之何必躬往大士即焚寶香玄語曰鶴勒那汝當證道其時適至汝知之乎初鶴勒那比丘於月支國九白樓一林間以誦大品般若爲業感群鶴依之適值其國王寶印命齋於宮中方坐俄有香煙飄然至前問王識乎王曰天香耶鶴勒曰不然此西印土摩拏羅尊者所示信也然是尊者乃那提王子昔爲娑羅樹王佛與釋迦如來所記於此賢劫當爲二十二世法祖其化人無量王宜相從西嚮禮之而大士即以手三點於地衆羅漢問其何以然曰適鶴勒那於月支王宮致禮此故答之遂謂衆曰吾

即欲至彼汝得神通者悉宜從往遂與其衆乘虛趣月支國是時鶴勒那率其王各駕寶象列御仗遠出迎之尋與大士俱還其宮鶴勒先以其弟子龍子者問之曰此子才辯冠世我嘗以三昧觀其夙習而終不能見尊者以謂何如大士曰汝以三昧觀得幾劫鶴勒曰我止三世曰此子功德非唯三世第五滅劫已於妙喜國生婆羅門家時會其國有佛伽藍新成大鐘是子曾以梅檀爲槌助其聲擊彼爲鍾者已得菩提而此報之聰明鶴勒敬其說即欲事之復問曰我雖感群鶴相依未始識其何緣大士曰汝昔第四劫時嘗爲比丘道德已充凡有五百弟子每遇龍宮命汝供養汝以其皆未勝龍食常不與俱往彼弟子恠曰師說法則曰於食若等於法亦等

今乃獨往食耶及後命必從汝赴當時以汝
德蔭無患及汝滅彼亦漸終坐是濫食皆報
爲羽族然已五劫乃今轉受此鶴蓋昔師弟
子緣之所牽故復此會鶴勒那大感遂曰此
宜修何法資其復於人耶大士因告之曰我
有無上法寶是如來藏世尊昔付大迦葉展
轉至我我今付汝汝能傳之不絕彼鶴之衆
亦資以解脫汝受吾教聽其偈曰
心隨萬境轉 轉處實能幽 隨流認得性
無喜復無憂
鶴勒那忻然敬奉傳法大士即騰身太虛呈
一十八變返座指地發一神泉復說偈曰
心地清淨泉 能潤於一切 從地而涌出
徧濟十方世
已而泊然寂滅四衆闍維之斂舍利建塔供

養是時當此後漢孝桓帝之世也
天竺第二十三祖鶴勒那大士傳
鶴勒那者月支國人也姓婆羅門氏父曰千
勝母曰金光初千勝以未有嗣子詣其國之
七佛真幢求之還謂其婦曰我已求子於七
佛幢也是夕金光遂夢有童子臨須彌山手
持玉環謂金光曰我來也尋覓有娠他日忽
有異僧來其舍謂金光曰護汝孕慎勿汙之
金光曰潔身已十月矣因問僧曰此若生子
有福德乎僧曰是當生男子也然其於第四
劫時已能爲龍宮說法故佛嘗記之謂其將
爲大法祖及誕大士天即雨華地出金錢國
人瑞之以聞其王王乃取子使乳於宮中宮
嬪百千爭欲育之子即能分身各爲其一子
王神之然莫辨其正子遂語曰我無儲嗣育

汝欲以爲太子適變多身我甚感之汝果得
通當復神化未爾則終爲千子言已其子放
光忽然失之尋見於父母家及七歲會其國
人淫祀拘羅神爲之歎曰三界微劣寡得正
法之人而邪魅恣作因詣之其廟貌即墮年
二十遂從羅漢比丘出家受戒於其山初其
師使專誦大品般若如此者三十年後樓月
支之林間感群鶴依之以故加今之號晚遇
摩拏羅於王宮得其付法始務遊化及至中
天竺國會其國王曰無畏海者先夢月照其
身臣爲原曰非久當有賢聖來應此夢王即
以告四門及大士之至司門者奏之王遽以
法仗出迎還宮禮於正殿方坐俄有二緋素
衣人前拜鶴勒王默駭此何人不挹主者大
士知之謂王曰此日月天子非人也以吾至

百四

是故來致禮王曰何以識之曰吾往劫嘗與
其說法因之得生於日月宮少頃其人忽隱
唯異香久薰王因問曰若此日月國土凡有
幾何大士曰忍土日月山王凡有百億而四
天之下約有四千八國然其大小不等王曰
是國土者一時有耶有前後乎曰此隨前後
三劫而有無耳王曰三劫者依何所而有之
曰三劫依六冥而有之王曰何爲六冥曰上
下二氣四維相合謂之六冥六冥之間三劫
相更其初乃有主其人者曰田主田主之後
而國土益分然其生於六冥之間而壽亦有
品有萬歲者有千歲者有百歲者有夭有不
天者報既不等而形類亦別雖儒童迦葉二
菩薩亦不能悉知我適約說猶滿城芥子而
方探一粒王聞益自小其見大士尋出王宮

百四

九

始大士有弟子曰龍子者夭亡其父母與兄師子比丘皆來將遷殯其喪而衆舉不動兄恠之問大士曰衆盡力舉之何以不動曰過自汝也師子曰何過願聞其所以曰汝初師婆羅門僧出家以去汝弟二年日夜相憶乃欲營福資之遂告汝師塑一佛像久之工未加飾汝惡之遂投於地而復爲之汝今但去收其棄像此喪必舉師子如其言復來弟喪果舉及婆羅門師死師子以大士言驗復求師之初問曰我欲求道當何用心大士曰汝若求道無所用心曰既無用心爭作佛事曰汝若有用即非功德汝若無作即是佛事故經云我所作功德而無我所作師子聞法即解乃趨於弟子之列時其徒或從而問曰師以無我所修行而得此宿命是必知我之衆

有無福業願聞其說大士即指東北謂之曰見此乎衆曰不見曰此麤相尚不能見況其微妙功德耶師子前之曰我適見矣大士曰汝何見耶曰我見異氣皎如白虹貫乎天地復有黑氣五路橫布其前類忉利天梯大士曰汝見是氣知其應乎曰所應未之知也唯師言之大士曰我滅之後五十年未難興于北天竺汝當知之師子因告曰我將遊方敢請教於尊者大士曰吾今老矣涅槃即至此如來大法眼藏悉以付汝汝往他國然其國有難而累在汝躬慎早付受無令斷絕聽吾偈曰
認得心性時 可說不思議 了了無可得
得時不說知
付法已大士即騰身太虛作一十八變復其

座寂然遷化四衆闍維已將分去其舍利務各塔之大士復現而說偈曰

一法一切法 一法一切攝 吾身非有無何分一切塔

衆即合一浮圖而供養之其時當此後漢孝

獻帝之世也

天竺第二十四祖師子尊者傳

師子尊者中天竺國人也姓婆羅門氏素聰晤有出世智辯少依婆羅門僧出家習定晚師鶴勒那尋得付法往化於罽賓國初其國有沙門曰婆黎迦者專習小乘禪觀黎迦之後其徒承其法者遂分爲五家學有曰禪定者有曰知見者有曰執相者有曰捨相者有曰持不語者然競以其能相勝尊者皆往正之首謂持不語者曰佛教勤演般若孰爲不

百四

十一

語而反佛說耶次謂捨相者曰佛教威儀具足梵行清白豈捨相耶次謂執相者曰佛土清淨自在無著何執相耶次謂知見者曰諸佛知見無所得故此法微妙覺聞不及無爲無相何知見耶然四者之衆皆服其教其五禪觀之衆爲其首者曰達磨達號有知識衆皆尊之以前四衆之屈憤然不甘遂造尊者欲相問難始至尊者問曰仁者習定何乃來此若此來也何嘗習定答曰我來此處心亦不亂定隨人習豈在處所又曰仁者之來其習亦至既無處所豈在人習答曰定習人故非人習定我雖去來其定常習又曰人非習定定習人故當自來去其定誰習答曰如淨明珠內外無翳定若通達乃當如此又曰定若通達必似明珠今見仁者非珠所類答曰

其珠明徹內外悉定我心不亂猶若是珠又曰其珠無內外仁者何能定穢物非動搖此定不是淨達磨達義屈遂禮之曰我於學道蓋虛勞耳非聞斯言幾不知至尊者當容我師之尊者固遜而其請不已乃謂之曰諸佛禪定無有所得諸佛覺道無有所證無得無證是真解脫酬因答果世之業報而此法之中悉不如是汝若習定乃當然也達磨達忻然奉教未幾其國有一長者子曰斯多年僅二十其左手常若握物而未始輒開一夕其父夢神人令送師子醫之父明日遂携子從尊者求驗其夢然先自心計果得此子病愈當恣之出家而尊者方患久於是國而其法未得所傳一朝而長者父子偕至以其手與夢聞於尊者禮之願即受其出家尊者乃謂

百四

十二

衆曰此子手握者汝等知之乎衆皆罔測復曰此之所持乃一寶珠耳蓋我先世於一國土嘗爲比丘以誦龍王經爲業其時此子已從我出家號婆舍者一日會龍宮請我供之以珠爲覲時此子從往因付其掌之及我終彼而生此其師資緣業未絕所以復有今會即命斯多展手其珠果爛然在掌於是尊者即爲剃度會聖衆與受具戒謂之曰汝之前身出家已號婆舍而今復然宜以兼之即名婆舍斯多適觀此國將加難於我然我衰老豈更苟免而我所傳如來之大法眼今以付汝汝宜奉之即去自務傳化或遇疑者即持我僧伽黎衣爲之信驗聽吾偈曰
正說知見時 知見俱是心 當心即知見
知見即于今

婆舍斯多奉命即日去之居無何其國果有兄弟二人者兄曰魔目多弟曰都落遮相與隱山學外道法一旦都落遮所學先成謂其兄曰我將竊入王宮作法殺王以奪其國兄曰汝無悞事致累吾族及落遮入宮遂易其徒皆爲僧形計其事集則自顯不爾則歸罪

百四

十三

沙門既作其法無効爲國擒之兵者果以沙門奏之王大怒曰我素重佛其人何以爲此大逆遂斥教盡誅沙門尊者即謂其衆曰王今不利我等汝宜遠避其徒欲奉尊者隱之尊者曰吾見蘊空復何逃乎其王彌羅崛果仗劍毅然詣尊者而問曰師得無相法耶曰得王曰既得生死有懼乎答曰已離生死何有懼也王曰不懼可施我頭耶曰身非我有豈況於頭王即斬之尊者首墜其白乳湧高

丈許然王之右臂即截然自絕尋病七日而死方王疾時其太子曰光首者憂之大募方士圖爲父悔謝俄有仙者自象白山至謂光首曰此夙對不必憂也太子前之曰願聞夙事仙者曰前今數世汝父嘗生此國爲白衣者然其爲人賢善好重佛道一日糺衆爲無遮齋時師子前身亦爲白衣來與其會當時師子聰明有辯博凡與人論未始輒屈是日乃以佛法發問汝父白衣其白衣雖應對中理而師子白衣心欲勝之輒橫發難勢既紛紜其義遂屈以故憤恨尋竊使持毒藥以斃汝父白衣雖其先歷多世而冥數未至事故不作今其緣業相會汝父王所以橫殺師子太子其憂稍解後乃塔師子比丘遺骸其被害時當此前魏廢帝齊王曹芳之世也

評曰預付法以何驗乎曰以聖人驗之唯聖人故能玄知今師子德能為祖自謂則曰已得蘊空此其為聖人亦至矣豈無玄知乎又鶴勒那嘗以難語之勉其傳道此可不預付法乎他傳付法藏也能知其臨刑湧之白乳而乃曰相傳法人於此便絕何不思而妄書乎

其妄驗於禪經

天竺第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尊者傳

婆舍斯多者罽賓國人也姓婆羅門氏亦號婆羅多羅亦號婆羅多那父曰寂行母曰常安樂初常安樂夢人授之寶劍因孕尊者此後室有異香天數雨花其家及誕拳其左手常若握物至年十一有異僧來其舍謂寂行曰此子年至二十當得大法寶其手所握亦得發明言已僧忽不見及尊者勝冠父寂行

十四

十四

携詣師子尊者辨其夙緣即恣從師子出家因如今名既為沙門而師子方老又其夙累密邇乃以法付之苦令其去國尊者從命即日去之初至中天竺國其王曰迦勝逆而禮之先是其國有為外道者號無我恃其術頗警佛法王常不平至此命尊者抑之及會外道者要之默論欲不以言尊者詆之曰若不以言爭辯勝負外道曰不爭勝負但取其義尊者曰何者名義外道曰無心為義尊者曰汝既無心安得義乎外道曰我說無心當名非義尊者曰汝說非心當名無義十五我說非心當義非名外道復曰當義非名誰能辯義尊者曰汝當名非義此名何名外道曰為辯非義是無名名尊者曰名既非名義亦非義辯者是誰當辯何物如此凡五十餘反外道詞

屈遂伏之時王宮殿俄有異香酷烈尊者肅然曰此吾師謝矣其信適至遂北面作禮尋謂王曰我始去師計往南印土今此久留豈辭師之意遽別王將去王曰尊者少留容有所請今余苑中有泉熱不可採其涯之石夜則發光雖甚恠之終不知其然願爲決之尊者曰此爲湯泉有三緣所致其一神業其二鬼業其三熱石熱石者其色如金其性常炎故其出泉如湯鬼業者謂其鬼方出罪所遊於人間以餘業力煎灼此泉以償其夙債神業者謂神不守其道妄作禍福以取饗祀惡業貫盈冥罰役之亦使煎灼此泉以償濫祭王曰幸尊者驗之三緣此果何者而致之尊者曰此神業所致也即命爇香臨泉爲其懺悔須臾瀕水現一長人前禮尊者曰我有微

祐得遇尊者即生人中故來辭耳已而遂隱後七日其水果清冷如常泉時中印之人以其言有効乃以婆羅多那稱之及北天竺聞之復以婆羅多羅稱之然二國之所稱猶此曰別業泉衆也尊者終告往於南天竺王躬羅御仗以送之既至南印其王曰天德者亦逆而禮之初王有子奉佛頗如法爲其功德然病且經年王因以問尊者曰吾子奉佛作善而乃得久疾善惡報應將如之何尊者謂王曰王子之疾誠功德之所發也然此理幽遠王其善聽佛謂人有重業在躬猶內病已深藥不能攻將死其病益作病之在淺遇藥即動動而後較重業亦然雖有功德無如之何及其死矣業報益現業之輕也資於功德其報即現後乃清淨今王之子爲善久疾必

其所爲功德發此微業適雖小苦後當永寧
經不云乎於三惡道中若應受業報願得今
身償不入惡道受王何疑乎王信其說復爲
營福其疾果愈然其國先有呪師曰靈通者
王所信重及此乃嫉斯多謀以毒藥中之藥
不能害復以術較術益不勝以是深銜之時
尊者去王之宮化於他部已十六年會王天
德崩後王德勝即位尤好呪者之說呪者因
讒之謂其王曰婆舍斯多非師弟子豈有
道耶請王試之王從其言時王太子曰不如
蜜多者知其構惡於尊者乃諍之曰婆舍斯
多祖王所重前呪師不能害尋亦自斃其道
甚至國家不須試之王怒謂太子黨於斯多
遂囚之一日果召尊者御正殿而問之曰我
國不容邪法師之所學乃是何宗斯多對曰

百四

十七

我所學者佛法之正宗也王曰佛滅已過於
千歲而汝安得之尊者曰自釋迦如來傳法
更二十四世至于吾師師子我適所得蓋承
於師子比丘也王曰師子戮死安得以法相
傳果爾亦何以爲信尊者曰吾師授我傳法
僧伽黎在焉即進於王王初不然遂命焚而
驗之火方熾遽有異光自其衣而發掩於世
火祥雲覆之天香馥郁及燼而僧伽黎如故
王大信乃盡禮於尊者其僧伽黎衣王即請
之遂詔出其太子初不如蜜多被囚左右不
得以時進膳飢渴之甚方慮死在旦夕俄有
白乳一道自空而來注其口中味若甘露形
神即寧因有所感竊自謂曰我若脫此當求
出家少頃而赦命至太子見王謝已遂稱疾
請免儲副乞從出家王詳其志不可奪許之

太子即詣尊者致弟子禮尊者曰父王聽乎
曰俞又曰汝欲出家當爲何事曰我爲佛事
尊者以其懇至尋爲度之當此地動月於晝
現舉國皆驚王恐其不祥尊者告曰此非不
祥勿憂也王曰吾聞月晝出日夜現此陰陽
相反安得祥乎尊者曰晝而見月表遇聖人
夜而覩日表大暗皆明王憂遽解因謂尊者
曰我亦夙有五疑今遇尊者聖智敢以問之
一者往見地動或近或遠由何所致今日復
爾同不同耶二者日月星宿何故隱現不時
三者地產異物其應誰乎雲霓佳氣自地而
作何人感召四者東西極望霞彩不定倏明
倏滅與其五者天色青紺其孰使然尊者無
專佛法而不言世諦願爲決之尊者曰三千
大千百億日月皆佛境界而孰不可談豈有

佛法世諦說不說耶王無爲是語然王之所
疑皆有以也君其聽之夫世有佛出地則四
震晝則現月夜則現日世有佛成道地則五
震日月增明世有佛涅槃地則六震日月皆
晦世有菩薩出者地則三震晝則現月世有
菩薩成道地則四震夜則現日世有菩薩滅
度地則五震天之明星皆即曖昧世有羅漢
出者地則一震晝則星現世有羅漢證果地
則三震夜星皆明世有羅漢寂滅地則四震
夜星皆晦世有比丘百四二生不退學佛之道及
其出世也地則一震若是比丘將證聖果地
則二震若是比丘遷謝之時地則三震世有
比丘三生不退學菩薩之道及其出世也地
則半震此學比丘將證聖果地則一震此學
比丘欲寂滅時地則二震世有比丘四生不

退學羅漢道者及其出世也衆星皆明此學
比丘將證聖果地則半震此學比丘將入滅
時地則一震世有人爲至孝者地則半震世
有人作五逆者地亦半震是八者功德有大
小而業有善惡隨其所感故地動有遠近日
月隱顯東西霞氣不定其色者蓋須彌山之
東西二面隨日蔽虧故衆寶之色明滅不一
天色紺青者亦須彌山之南面以吠瑠璃所
成及其晴映故有是色夫天地人三者之瑞
各有上中下三品其應現不同王曰夫三品
者何尊者曰感日上上瑞感月上中瑞感星
上下瑞感其上上瑞者唯佛大聖人能之感
其上中瑞者唯菩薩其次聖人能之感其上
下瑞者唯阿羅漢又其次聖人能之雲氣虹
霓起於地者亦有上中下之三品也虹霓之

氣上上瑞也唯君有道故能感之景雲五色
上中瑞也唯臣有德乃能感之彩雲如蓋上
下瑞也唯人有善乃能感之禽獸之瑞亦有
九品夫物有罕見於世而忽有之形非雌牝
色如璧玉若麟龍之類者此上上瑞也物有
本非白色而忽雪如若龜師子之類者此上
中瑞也物有本非角者而忽角之色復如金
此上下瑞也物有本非翼者而忽翼之色復
如銀此中上瑞也物有本非鱗者而忽鱗之
色復皎如此中中瑞也其中下一說元古本脫落物有本
色非紫者而忽紫之此下上瑞也物有其色
非青非黃復不雌牝此下中瑞也物有本色
非黑而忽緇之不必雌雄此下下瑞也草木
之瑞亦有九品夫草木有本性堅正而益其
秀異本色非白而忽皎如此上上瑞也草木

有性稍堅正本色非紫而忽紫之此上中瑞也草木有本非標秀而忽秀之此上下瑞也草木有花而不實而忽實之此中上瑞也草木以異本相接而生者此中中瑞也草木有忽變而生異花者此中下瑞也草木有忽生人之象似者此下上瑞也草木有忽發光者此下中瑞也草木有忽生飛走之象者此下下瑞也夫釋迦佛化境若此祥瑞者無限殆不可紀然皆隨世福力大小感召而出之王得其異聞前而加禮尊者謂王曰王子出家其所感若是誠大士也宜其繼我紹隆法寶不如蜜多尋亦證果即與蜜多還其前之化所其後乃命曰吾老甚非久謝世昔如來大法眼藏今以付汝聽吾偈曰

聖人說知見 當境無是非 我今悟其性

無道亦無理

蜜多既受付法復告斯多曰尊者以祖師僧伽黎衣祕於王宮不蒙授之其何謂耶斯多曰我昔傳衣蓋先師遇難付法不顯用為今之信驗汝適嗣我五天皆知何用衣為但勤化導汝之已後者度人無量蜜多默然奉命已而尊者超身太虛作一十八變大放光明照耀天地即於空中化火自焚雖雨舍利而不墜于地大衆各以衣裓接之尋建浮圖合而祕之其時當此東晉明帝之世也

評曰謂衣不焚不亦太神乎曰寶劍出乎良冶尚能變化不測而光貫星斗方士資乎世術亦能入水不濡入火不焚況乎聖人之上衣大法之勝器此可然乎能無耀乎其言地動至乎雲日草木之祥瑞遠以業理求之至

